



# 从八思巴字文献看《蒙古字韵》 及元代北方官话中“观”系字的读音\*

宋洪民

**摘要：**“观”字在《蒙古字韵》中其八思巴字拼写形式作“gon”，但在八思巴字蒙古语文献中“观”字韵母却出现了如下两种八思巴字译写形式：én，an。我们认为，元代北方官话中“观”类字的韵母就应该是 an。至于《蒙古字韵》中拼作 on，这种标音很可能是一种为八思巴字书写系统所拘而采用的一种音近相代的变通手段。

**关键词：**“观” 《蒙古字韵》 八思巴字 拼写规则

## 一

我们在八思巴字蒙古语文献（材料据照那斯图《八思巴字和蒙古语文献 II 文献汇集》1991）、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语文化研究所（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另据呼格吉勒图、萨如拉编著的《八思巴字蒙古语文献汇编》中发现了汉语词“观”字如下两种八思巴字译写形式：

“观”  
“观”  
guén”（《安西王忙哥刺鼠年令旨》（1276）第 15 行）

“观”  
“观”  
yuan”（《海山怀宁王蛇年令旨》（1305）第 20 行）

“观”字在《蒙古字韵》中写作“  
gon”，一般八思巴字汉语文献中均是如此。那上面两例译写会不会是偶然失误呢？我们认为，这在八思巴字字形上不可能造成因形而讹的情形。那有没有可能把作为山摄的合口一等字的“观”当成了二等或三等的合口字了呢？我们认为，这种假设也是很难成立的。因为“观”字是高频字、常用字，经常出现在“宫观”（还有“观世音”）等词语中。常用字的音韵地位与拼写形式应该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所以致误的可能性很小。

我们认为，“观”  
“观”  
guén、  
“观”  
yuan”的这种不合《蒙古字韵》的八思巴字标音是元代该字真实读音的反映。

## 二

“观”字在中古属山摄合口一等桓韵字，按通行的看法，其韵母应为 uan（二等合口则为 uan）。到元代，一、二等合口字仍不同音，《中原音韵》桓欢独立，就显示了一、二等之别。《蒙古字韵》则明确将一等合口标为 on，二等标为 uan，不过，二者同处“八寒”韵中。那这二者到底是源自中古的

\*本研究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元代汉语音系研究：基于八思巴字文献资料”（批准号 09BYY037）、中国博士后第四十五批面上资助基金（编号 20090450511），“中国社会科学院特殊学科建设项目：八思巴字学科”项目基金的帮助。

ɥan/ɥan之别还是《字韵》所显示的 on/ɥan之别呢？我们认为当属前者。

我们认为，《蒙古字韵》中将山摄合口一等韵母标为 on，实为元音译写时的“以单代双”作法，亦即用八思巴字中的单元音来译写元代汉语中的双元音（或说复合元音）。也就是八思巴字标音是 o，但其真实音值为 ɥa。

其实元代这种元音对译过程中的“以单代双”作法并不罕见。这一切都需要从八思巴字产生之前的回鹘式蒙古文谈起。早在回鹘式蒙古文文献中，就已有汉语词出现。如《忽必烈汗鸡儿年回鹘式蒙古文圣旨》（1261）（见《河南登封少林寺出土的回鹘式蒙古文圣旨碑考释》，《民族语文》1993年第5期、第6期，1994年第1期，与照那斯图合作，道布执笔。又收入《道布文集》199—237页）和《忽必烈汗龙儿年回鹘式蒙古文圣旨》（1268）（出处同上）。

在这两种材料中，像“先 sing”、“店 dim /dem”、“典 den”等字中的复合元音 “iɛ” 在回鹘式蒙古文一般用单元音 “i” 或 “e” 来译写。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呢？其原因是当时的蒙古语中缺少汉语中所具有的后响复合元音。据照那斯图先生（2007）研究，八思巴字所反映出的元代蒙古语的复合元音共有如下几个：ai、ei、ee、oi、'ue、ue、ua。没有 “iɛ”，那如何来译写这一成分呢？最终的解决办法就是用一个语音相近的单元音来替代。因为在元音舌位图上 e 正好处在 “i” 与 “ɛ” 之间，是比较理想的选择。另外，材料中“宣抚司 sünfus” 中“宣”元代读音（据杨耐思《中原音韵音系》，下同）为 siuen，回鹘式蒙古文中用单元音 ü 来替代元代汉语中的复合元音 iuɛ；“解典库 geidenküü” 中“解”元代读音为 giae，回鹘式蒙古文中用单元音 e 来替代元代汉语中的复合元音 ia。

八思巴字产生之后的回鹘式蒙古文中亦然。道布在《只必帖木儿大王令旨》（1277年）中在“乡（肥~县）qeng”后注：“用 e 表示相当于 ia 的韵腹。”（道布 1998/2005：291）同文“王 ong”后注：“碑额上‘王’字的拼法与当时的汉文读音不大一样。‘王’字在《蒙古字韵》里是读'ɥan'的，在八思巴文献中，‘王’字也拼作'ɥan'，而在回鹘式蒙古文文献中，‘王’字常拼作 ong，如《张氏先茔碑》、《云南王藏经碑》、《西宁王神道碑》。”与此相一致，《云南王藏经碑》（1340）中“王”字亦作“王（云南～）ong”，道布注：“在八思巴文献中，‘王’字拼作'wang'，而在元代汉蒙对照文献中，‘王’字常拼作 ong，二者不同。其他回鹘式蒙古文亦然。”（道布 1981/2005）由“王、乡”等大家一般没有异议的字的标音情形可以看出，将这种标音作为其元代读音的真实反映是靠不住的。也就是说，不论韵母的元音部分是单是双，回鹘式蒙古文文献中都转写为单元音，所以据这些资料不能判断某汉字在元代时是单元音还是双元音。

上述例证中“王”字常拼作 ong 与“观”字拼作 on 最为相似，都可以用以单元音 o 代 ɥa 复合元音来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这是因为元代蒙古语中尽管已出现复合元音 ɥa，但使用受到不少限制。所以其使用者还是倾向于以单元音 o 代 ɥa。

### 三

那到了《蒙古字韵》出现后的八思巴字大力推行使用时期情形又是怎样的呢？这时“王”字拼作 'ɥan'，而“观”字拼作 gon。原因何在？我们认为，这是由元代汉语的语音系统本身与八思巴字系统的容纳能力所决定的。先看一下与 ɥa 相关的几个韵系：

光 uang	关 uan	瓜 ua	乖 uaj	郭 uaw
（皇 ong）	（岷 on）	歌 o		浮 ow

我们可以看到，如果遵从迁就蒙古语的习惯以单代双，那就会引起汉语内不同韵类之间的混淆，最明显的是“关 uan”与“岷 on”、“瓜 ua”与“歌 o”这两对韵系之间的纠葛。大家知道，它们自《切韵》至《中原音韵》时代主要元音都是不相同的，如果将二者的界限抹杀，这是汉语的语音系统所不能接受的。总之，二等韵的“关 uan”韵母不能写成“岷”系字的“on”，一等韵的“岷 on”韵母也不能写作“关”等字的“uan”，二者绝对不能混同，界限一定要清晰，一定要足以将二者区别开来（八思

巴字中只有一个无标记零形式的 a，根本没有后 a，无法展示前 a 与后 a 的区别，所以一等、二等作 uan /yan 的区分是无法实现的，只有用 on/yan 作为山摄合口一二等韵母的区分)。而“王”、“光”等字则因为阳唐内部又出现了“皇”类字要拼写上要保持独立性，所以它们的韵母只能作“uang”，而把韵母“ong”让给“皇”等字，从而保持二者的区别与对立。这样“王”字在在元代汉蒙对照文献中经常拼作 ong 的情形就再也不会出现了。尽管有的韵系没有对立面，不会引起混乱，但这样做却会打破韵类拼写上的整齐性，即同样的语音组合出现不同的拼写形式，这不符合语言系统性的要求。再者，这种明确彼疆尔界，单记单、双记双的做法，又正好契合了汉语记音力求准确的内在要求，应该会受到汉族知识分子的欢迎(这从八字汉语碑刻中 ja 经常出现双拼形式就可以看出来)。

## 四

下面再回到“观”系字的读音上来。上文说过，在《安西王忙哥刺鼠年令旨》(1276) 中“观”字出现了“观 阿尼恩 guèn”的拼写形式，而且在后来的《海山怀宁王蛇年令旨》(1305) 中又出现了“观 阿尼恩 yuan”的拼写形式。尽管例子很少，我们下断语会冒很大的危险，不过，这不妨碍我们做出一些假设和推测。我们不妨做两种假设，然后分别验证一下：

A、假设“观”的读音就是当前大多学者所主张的 on；

如果真如假设 A 所言，“观”的读音就是当前大多学者所主张的 on，那该读音与蒙古语的音系是非常吻合适应的，因为蒙古语中就有元音 o，正好可以形成对应关系，不用音近相代。既然如此，那“观 gon”的拼写就应是一以贯之，始终如一的，因为该读音本来反映的就是汉语中的真实读音。它不可能也不应该出现上文所说的“观 阿尼恩 guèn、阿尼恩 yuan”的译写形式。正缘于此，所以我们说假设 A 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障碍，那就是要对“观”字出现“观 阿尼恩 guèn”、“观 阿尼恩 yuan”的拼写形式作出合理解释，但这是不容易做到的。“观”字的这两种拼写形式引导我们向另一种假设靠拢。

B、假设“观”的读音为承自《切韵》的 uan。

这里的问题是两个例证都不是承自《切韵》的 uan 音。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认为，这是不同语言之间语音系统的不同造成的。一般认为，《切韵》及其后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汉语的元音构型系统是四角构型，这是高本汉以来大部分人都乐于接受的。即四等俱全的韵摄中一二三四等的主要元音分别是 a、e、ε、ε̄，正因为有前 a 后 a 的对立，所以中古汉语形成了不同于中世纪蒙古语的四角构型元音系统，而后者是三角构型。分别图示如下：

藏文	八思巴字	蒙古文	元代汉语
i	u	i	ü
e	o	e (è)	(ë)
[a]	[a]	a	a
辅音 j、w	j、u (半元音，只作介音)		

如果我们接受“观”的读音为承自《切韵》的 uan 的假设，那就是接受了元代汉语依然是四角构型的看法。那如图中所示，汉语中的后 a 在蒙古语中便没有对应的音位，自然“观 uan”的拼写在八思巴字系统中就无法实现。而二等合口字“关 uan”韵母作这种拼写形式，所以一等合口字“观”韵母只能写作“on”，不能拼为 uan (yan)。不过，在八字汉语系统尚不够完善，系统性还不够强的情况下，在个别字的松散对应中，还是可以反映出一些真实情况的。我们见到的“观 uen”、“观 uan”就是八字汉语系统还不够完善或说个别字在不遵守系统拼写规则的情况下出现的系统之外的例外现象。那它为什么用这种拼写形式呢？如上文所说，因为汉语中的后 a 在蒙古语中没有对应的音位，若一定要

用介音+主要元音的双写复合拼写形式，那就只好用语音最为接近的uan（前 a 代后a）。当然，这会与二等的关 uan 类字形成冲突，但既然是拼写规则的例外，与系统冲突就是必不可免的了。

再看“观 uēn”的拼写。如上文所说，由于汉语中的后 a 在蒙古语中没有对应的音位，观 uān 的拼写在八思巴字系统中无法准确拼出，所以在以单代双的时期内由 on 代 uan，那在力求表音精确的潮流中，除了上边提到的可冒与关 uan 类字形成冲突之大忌拼为“观yuan”之外，还能采取何种拼写形式呢？看中世纪蒙古语及八思巴字蒙古语元音系统<sup>①</sup>（三角构型）：

i	u ü
(é) e	o ö
a	

从上可以看出，要选择一个与后 a 相近的元音并非易事。o 是最相近的，但现在刚刚告别了 o 代 ua 的蒙式读音（以单代双）盛行的时代，不能再用 o。前 a 可用，但与关 uan 类字形成冲突，上文已论及，不赘。u 呢，介音本身就是它，再说“七真”韵中已用 un。e 音相差较远，但已无可选择，只好用与之相近的 é。而且 uē 后来就是拼合口细音的主要拼写形式，不过，这时 uē 还未与合口细音形成严格的对应关系，有的字还在用承自八思巴字蒙古语系统的拼写形式，如《薛禅皇帝龙年圣旨》（1280）中的“川 tš‘eon”，该字在《字韵》中标音 tš‘uēn，《字韵》中只有“卷”等韵字才作 géon。可见这时的一些拼写还存在着一定的任意性、偶然性，如果将《蒙古字韵》的拼写作为一种相对稳定的范式拼写的话，那这时的拼写形式离规范化、系统化的要求则还有一段距离。尽管冲破了以单代双（指回鹘式蒙古文与八思巴字系统中用单元音来译写元代汉语中的二合复合元音）的蒙式汉语读音的束缚，但在拼写实践的行进道路上，可能又经历着以双记双（指八思巴字系统中用双元音来译写元代汉语中的二合复合元音）模式框架下的新的音近相代。正缘于此，所以“观 uēn”的拼写形式的出现也是可以理解的。

总之，我们可以说，“观 guēn”、“观 guān”的拼写形式以一种比较强烈的倾向性告诉我们，“观”字所属的《蒙古字韵》的“岷”小韵系韵母的元音部分应是复合元音 ua，而不是单元音 o。

## 五

另外，我们还想说的是，与《蒙古字韵》的“岷”小韵系韵母标为“on”互为表里的还有《中原音韵》的桓欢韵独立。

《中原音韵》的桓欢韵，学界聚讼已久，但仍悬而未决。陆志韦先生（1946/1988: 31）鉴于“寒跟桓分韵”“已经比今国音变得更为积极”，得出了“《中原音韵》不能代表今国语的祖语”的论断。董同龢先生（1954/1978:110）认为“决不能说宋以前的—uan 到元代变—on 而现代又回复到—uan”。因为唐宋时期桓韵字（单说桓韵以《广韵》为参照，连言桓欢则以《中原音韵》为准的，下同）主元音为 a，今天大北方地区如冀、豫两省为 a（《河北方言概况》47页，《河南方言概况》42页），中间的元代来一个 o，音理上不便解释。基于此，董先生主张《中原音韵》“只代表当时的某一个方言”，“现代官话显然不是完全直线式的经过他们变来的”，所以“我们追溯现代音的来源”时“可以在中间省去那个阶段”。即撇开《中原音韵》，直接将中古音与现代音联系起来。唐作藩先生（2000: 79）也试图以方言解释这一现象。蒋冀骋先生（2003）认为可能是周德清方音的表现，而黎新第先生则认为可能是南系官话的反映。<sup>②</sup>宋洪民（2006）提出有可能反映了元曲发祥地——山西方言的特点。

与此相反，杨耐思先生（1981: 75、40）认为，“‘中原之音’是当时的共同语音，通行于当时

① 中世纪蒙古语在回鹘式蒙古文中没有 é，八思巴字蒙古语中才有了这一元音，所以外加括号以别之。

② 黎新第先生是在审阅笔者的博士论文时提出这一看法的。他的这一观点尚未见到公开发表。

的中原广大地区，应用于广泛的交际场合。周德清认为只有这种共同语音才能作为戏曲语言的标准。用这个标准来编制了曲韵韵谱，反过来，用这个韵谱又大力推广了这种共同语音”。总之，《中原音韵》确实反映了北方共同语，而“桓欢在元曲里是个险韵，一般不独用”，宜“从《蒙古字韵》改作 on”。这个 on 当然也属于北方通语的成分了。宁继福先生（1985：186）是“大都音说”的代表人物，他也没提《中原音韵》中的方言成分。

总之，坚持元代北方官话中桓欢韵（上文所说的“观”系字）主元音为圆唇元音 o 的，就是把《蒙古字韵》的标音 on 作为一个最有力的证据；而有不同看法的研究者，之所以不敢轻易表明态度，也是由于无法解释《蒙古字韵》的标音 on。现在我们从八思巴字文献及标音体系入手，对《蒙古字韵》的标音提出我们的看法，认为这种标音很可能是一种为八思巴字书写系统所拘而采用的一种音近相代的变通手段。而八思巴字蒙古语文献中“观 guèn、yuan”的这种不合《蒙古字韵》的八思巴字标音是元代北方官话中该字真实读音的反映。

最后我们再看一下同时代的词作中的用韵表现，以北方官话所处的大中原地区（冀、鲁、豫三省）为准。以山摄所包含的《中原音韵》三个韵部“寒山、桓欢、先天”为调查对象：

三部在大中原地区的分合情况（材料据宋洪民 2008，页 55—56）：

河北金：

独用：先天 3，寒山 7，桓欢 2；

互叶：寒山、桓欢互叶 5，寒山、先天互叶 1，桓欢、先天互叶 2，三合 5；

从合，为寒先部。

河北元：

独用：先天 44，寒山 6，桓欢 2；

互叶：桓、先互叶 1，寒山、桓欢互叶 10，三合 8；

从合，为寒桓部。

河南元：

独用：寒山 5，桓欢无，先天 18；

互叶：寒山、桓欢互叶 7，寒山、先天互叶 6，桓欢、先天互叶 2，三合 5；

寒山、桓欢无别，立寒桓部；先天与寒桓互叶也不少，按比例亦当合为一部。

山东金元：

独用：寒山 43，桓欢 7，先天 206；

互叶：寒山、桓欢互叶 48，寒山、先天互叶 12，桓欢、先天互叶 6，三合押 18；

桓欢独用太少，与寒山并为寒桓部；先天部独用为多，独立。

从以上材料来看，桓欢韵难以独立，与曲韵不同。这又可以为我们的看法提供一个佐证，即元代北方官话中桓欢韵字（上文所说的“观”系字）的韵母中其元音不是圆唇元音 o，而应是复合元音 ua。

## 参考文献：

道布 《道布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 年。

道布 《回鹘式蒙古文及其文献》，《中国史动态研究》1982 年第 12 期，又收入《道布文集》2005 年，第 106—111 页。

道布 《回鹘式蒙古文研究概况》，原载《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362—373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年第 8 月，又收入《道布文集》2005 年，第 119—130 页。

道布 《河南登封少林寺出土的回鹘式蒙古文圣旨碑考释》，《民族语文》1993 年第 5 期、第 6 期，1994 年第 1 期，与照那斯图合作，道布执笔。又收入《道布文集》2005 年，第 199—237 页。

道布 《回鹘式蒙古文只必帖木儿大王令旨释读》，《民族语文》1998 年第 2 期，与照那斯图、刘兆鹤合作，道布执笔。又收入《道布文集》2005 年，第 284—297 页。

- 呼格吉勒图、萨如拉编著 《八思巴字蒙古语文献汇编》，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4年。
- 江 荻 《藏语语音史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年。
- 蒋冀骋 《近代汉语纲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
- 蒋冀骋 《〈中原音韵〉“寒山”“桓欢”分立是周德清方音的反映》，《中国语言学报》2003年第11期。
- 董同龢 《中国语音史》，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台北）台湾华冈出版有限公司，1978年。
- 董同龢 《汉语音韵学》，中华书局，2001年。
- 河北北京师范学院、中国科学院河北省分院语文研究所《河北方言概况》，河北人民出版社，1961年。
- 陆志韦 《释〈中原音韵〉》《燕京学报》1946年第31期，收入《陆志韦近代汉语音韵论集》，商务书馆，1988年。
- 陆志韦 《陆志韦语言学著作集（一）》，中华书局，1985年。
- 宁继福 《中原音韵表稿》，吉林文史出版社，1985年。
- 宋洪民 《也谈〈中原音韵〉“寒山”“桓欢”分立的依据》，《古汉语研究》2006年第1期。
- 宋洪民 《从八思巴字对音看〈蒙古字韵〉的“寒”韵》，《语言科学》2007年第6期，第69—81页。
- 宋洪民 《金元词用韵与〈中原音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
- 唐作藩 《普通话语音史话》，语文出版社，2000年。
- 杨耐思 《中原音韵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 喻世长 《〈蒙古秘史〉中圆唇元音的汉字表示法》，《中国语言学报》1984年第2期。
- 张启焕、陈天福、程仪 《河南方言概况》，河南师大科研处1982年（内部发行）。
- 照那斯图 《八思巴字和蒙古语文献I研究文集》(1990),《八思巴字和蒙古语文献II文献汇集》(1991),[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语文化研究所(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东京)。
- 照那斯图 《八思巴字蒙古语文献的语音系统》，《民族语文》2007年第2期，第44—51页。
- 照那斯图、杨耐思 《蒙古字韵校本》，民族出版社，1987年。

(作者通讯地址：鲁东大学文学院 烟台 264025)